

檐下絮语

从“五邑乡情视频号”所制作的视频里,我见到了久违的“讲古”。儒雅的年轻说书人,手执折扇,从容道来,十分叫座。其中有6集,讲述的是“独角牛”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,将我带回了20世纪50年代的台山市水步镇。1960年以前,我在那里出生、长大、念完小学。

那个年代,水步镇逢阴历五、十日为墟期。天色微亮,我家铺面正对的市中心便人声鼎沸,叫卖声、寒喧声、开道声、被阉割猪仔的嚎叫声、鸡公车的吱呀声交织一片。我在二楼,从窗子望出去,人海里有好几个小伙伴。他们抬头向我招手,吆喝一声:“睇卖武哇!”我噤噤下楼,飞向大街,和他们一起,追着锣声,跑到墟地。那是集市中央一块面积颇大的沙地,平日是非球场,墟期供卖武。“卖武”是土话,指走江湖卖艺。

四乡的农民肩挑车运,载着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前来摆摊,赴墟的民众数以万计,墟期无疑是小镇里最热闹繁华的日子。可惜的是,小孩子们囊空如洗。我家经商,家境还算富裕,可大人给的零花钱,一次也只是一分钱,刚够在“卤味寻”热气腾腾的档

睇卖武

刘荒田

口买一块蘸上火红辣酱的萝卜。故而,墟上的各式货物,皆与我们孩童无缘。唯一既实惠又刺激的娱乐,就是睇卖武。

来墟场卖武的江湖好汉巾,我记忆最清晰的是“独角牛”。他是本地人,几乎每个墟期都来。他四十出头,光头,头型似蛋,身板奇阔,皮肤白皙,数九寒冬也打赤膊,并非肌肉型,但脂肪分布均匀,肚脐也不突出,胖得威武。腰间扎大红绸带,大裆裤,用缎带在脚踝处扎紧。

引得我和发小雀跃欢呼的锣声,正是独角牛的几名徒弟敲响的。我们一路尾随他们来到墟地。表演伊始,围观的圈子很小,多是孩童。待围观的成人渐渐增多,徒弟们便收起铜锣,拿起一条末端系着木质梭镖头的红绸带,刻意挥舞造势,凭手感控制绸带长短,在观众头顶来回扫动、一伸一缩。站在内圈的孩童怕被镖头碰到,纷纷向后退让。待围观圈子足够大,一旁坐着歇息、手持茶壶饮茶的独角牛便抖擞几下肩膀,缓步走入场地中央,向四方拱手行礼,抬手用力拍打胸膛,稍稍作响:“在下独角牛,多谢各位捧场,倘有好东西献给各位,先为大家表演胸口

碎大石。”他躺到铺着木板的地面上,身上盖一张薄毯。几名徒弟抬来一块一两百斤重的长方形花岗岩蜜石,稳稳压在他身上。徒弟还邀请多位观众上前查验石材真伪,甚至请观众站上石面。调皮的小伙伴在石上蹦蹦跳跳闹,引得全场哄堂大笑。石下的独角牛仰头看着,神色淡然。一名壮汉手持12磅铁锤敲击石条,由轻至重,一下、两下、三下,围观民众高声呐喊助威。石下的人能否承受?我心头高悬,每一记锤击仿佛都落在我的心上。石下的独角牛暗自运功调息,面色渐渐变换。挥锤的壮汉陡然大喝一声:“碎!”整块石条应声裂开,碎石尽数落在薄毯之上。众人热烈鼓掌,我的心放下。徒弟们一拥而上,把师傅扶起。独角牛潇洒地站立,两手摊开,转了一圈,意思是:一点事都没有。然后,进入主题。独角牛拿起王牌“精神丸”,向众人展示,声称这种神药由50多种药材熬制,本人日服九丸,功效大家亲眼睇到,一拳打得死老虎!每到这时,我和伙伴们便悄悄溜出圈子,去别处找乐子,反正没钱买。

与独角牛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卖武

佬,是陈泰山,广西人,他面庞黝黑泛红,阔腰板呈三角形,一身凌厉气场扑面而来。他腰间系着比成人巴掌还宽的黑皮腰带,搭配同款镶满钢钉的皮护腕,正午阳光映照之下,钢钉锃锃发光。他开场以举石曰吸引人流,卖的是跌打丸、膏药和跌打酒,套路和独角牛近似。给他的蜜牛形象加分的,是这样的传说:1959年举办全县运动会,他参加拳击赛,遇到劲敌,脸上挨了一记刁拳,眼圈发黑。他怒火冲天,脱掉专用手套,以拳头痛揍对手,被裁判赶下场,不准参赛。

翻看“五邑乡情视频号”的视频,从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讲古艺人身上,我不禁想起了他的前辈。在我儿时,讲古也近似卖武。陈池是饮誉本邑的职业讲古人,在各小镇巡回演出。晚间在横水河畔的大芳茶楼开讲,门票5分,包一壶茶。他站在桌子拼成的讲台上,以带三合口音的台山话,讲七侠五义、薛仁贵征东、杨家将。他略通武艺,讲到武侠交手、大将出征的桥段时,会配上利落生动的武术架势,情节鲜活、招式传神,格外引人入胜。我当年便是他忠实的小听众。

风吟月叙

秋到故里忆国庆

唐玉念

秋风掠过田野,稻穗在田里弯下腰时,我知道,一年一次的国庆节又要到了。

还记得小时候,村子里没有几家有电视。我家里有一台录音机,平时总会循环播放歌曲。当音乐响起的时候,家门前的小石桥就热闹了起来。那座静卧在村口的石头桥,记下了村里几代人的悲欢离合,也收藏着我的整个童年时光。

每逢国庆节,父亲和邻居们就会坐在石桥旁听广播,听完之后还会一起唱歌。我当时年纪还很小,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,也体会不到他们的快乐。

之后各家各户都开始有了电视。到了国庆节的时候,母亲心里很高兴,做饭时也会多炒几个小菜。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。父亲神情专注地盯着电视里整齐的方阵、腾空而上的战斗机画面,时而点头,时而微笑,甚至偶尔眼中闪着泪光。阅兵仪式结束后,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石桥上,与邻居们分享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情形。从父亲激动的话语声中,可以听出他内心的喜悦。

如今的乡村,在岁月的推移中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马路,每一户人家都盖起了新房,出行越来越方便。吃饭的时候,父亲总会说起村庄的变化。空闲的时候,父母会在院子里站一会儿,他们望着远处的土地和道路,脸庞上满是平静和安定。

父亲经常对我们说:“老百姓的生活安定,并不是凭空而来的,而是无数普通人一代又一代接力奋斗的结果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目光平静地望着我们。

小时候,我并不知道,以为国庆只是播放的音乐。随着年岁渐长,才知道它藏在石桥边,落在寻常人家的生活里。父母经历过艰难的日子,他们更懂得安稳的珍贵。国家的日益强盛,正是无数人脚踏实地、一点一滴努力挣来的,他们为我们换来了今日安稳富足的生活。老百姓寻常的烟火里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是人间间最好的模样,所谓盛世,就是每一代人把日子过好,又把这份好日子,交给下一代人。



诗歌

落叶

梁荣

落叶是秋天邮来
一封封别离的信
红色是阔别故乡的风景
黄色是梯田上扬起的家的味道
怎不寄我一张归去的高铁票

落叶是岁月留下
一段段远去的记忆
书里夹着已逝的青春
那卷入车窗的
莫非是你捎给我的思念

《田园时光》晓水撰

硝烟里的烟火

——观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看乱世众生浮沉

文艺谈

麦秀芳

灶台上的铁锅烧得滚烫,白烟“噗噗”往上蹿,油星“噼里啪啦”溅起,瞬间腾起浓郁的酱雾。这层“雾”掩住了餐馆外断断续续的爆炸声。由文牧野执导,沈腾、蒋奇明主演的《欢迎来龙餐馆》,最独特的视角,是没有将镜头聚焦宏大的战争场面,而是落于一方小小的灶台之上。影片讲述东北厨师徐福为偿还债务,远赴中东巴哈塔的龙餐馆担任主厨。战争爆发后,原本一心只想脱身的徐福,目睹平民遭受苦难,放下个人得失,以厨艺庇护战乱孤儿。于是,“烟火”与“硝烟”在这部影片里形成持续而凌厉的对位。

一、空间叙事:炮火中的“驿站”与“方舟”

龙餐馆,空间不算宽大,却是一个微缩的社会。它容纳战乱里形形色色的人:看似掌握时局的官员、寻觅商机的商人、流离失所的平民、被战争耗尽元气的士兵……可见,龙餐馆俨然成为枪林弹雨之下的“驿站”——门外火球飞窜、炮声震裂、尖叫不绝;门内灯火通明、饭菜飘香、人声熙攘,纷乱在此得到短暂平息。但导演的高明之处,是将龙餐馆塑造成一个带有悖谬色彩的意象:它既是“驿站”,亦是“方舟”。在惊涛骇浪般的战争浪潮之中,身处此处禁酒的国度,徐

福和马俊生竟能靠着关系走私牟利,把餐馆变成美军士兵、战地记者唯一可以释放情绪的酒吧。这里表面是夜夜宴饮,内里却是人们深陷灾难与恐惧之下的醉生梦死,让观众真切触碰到“战争会裹挟每一个普通人”这一沉重命题。

二、群像刻画:乱世浮沉的众生相

在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中,导演摒弃扁平化的善恶标签,从多重维度塑造乱世浮沉下的众生相,凸显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撕裂。

主角徐福初登场时,只是一个为还债远赴中东掌厨的小商人。战争爆发后,他趁乱捕捉商机,借乱世牟利,一心只想保全自身。可当他目睹孤儿被武装分子训练成自杀袭击者,良知与悲悯开始叩问他:不能再独善其身。搭档马俊生为保护孤儿牺牲的那一刻,徐福彻底打破事不关己的幻想。战争就这样推着一名普通商人,扛起守护孤儿的责任。

老扎是当地城市水电局的一名基层小领导。他原本拥有完整幸福的家庭。战火袭来,为救治孩子,他不得不与美军士兵周旋索取药物;身陷这般困境,他依旧从容说出:“这是我的家,该走的是你们。”这样一位有担当、心怀故土的人,在家园被炮火摧毁后,加入了武装组织。影片结尾,这名被视作“恐怖分子”的人放过了徐福与孩子,完成自我心灵的救赎。老扎这一角色所经历的人性裂变与心灵归途,正是对“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”这类论调的审视与质疑。

而被美军士兵斥为“天生的恐怖分子”的塞夫,本是一块做厨师的好料子,心底却滋生着仇恨的种子。影片既拍下塞夫在厨房劳作的日常镜头,也不回避他仇视入侵者的画面。两组镜头对照,打破非黑即白的线性叙事,道出战争才是滋生仇恨的根源。

三、情感载体:一顿饭的慈悲与尊严

王尔德在《不可儿戏》中写道:“每当我陷入困境,唯有食物能慰藉我……”贯穿全片的烩饭,成为最核心的中餐意象。一碟烩饭,让硝烟中的人寻得片刻慰藉;促成徐福与孤儿塞夫结为师徒;给绝望中的老扎带去一丝暖意;支撑逃亡的孤儿活下去;也让塞夫把“徐福烩饭”写进餐馆菜单,代代相传……这碟“包容万物”的烩饭,暗含一层深意:万物同悲,苦难不分国别,慈悲可以跨越种族。影片收尾的画面——徐福重返这片曾经满目断壁残垣的土地,意外发现龙餐馆“复活”了,菜单上赫然印着“徐福烩饭”,塞夫已成大厨。一碗烩饭接纳、收容、供养各方受难者,食物化作纽带,传递朴素温情。正如导演文牧野在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上映专访中阐释的,中餐圆桌共食、筷子成双,藏着中国人“和”的文化。

影片的独到之处,在于以平视的目光关照乱世里每一个普通人,借一名普通中国人的际遇触碰人类共通的人性,跳出“英雄救世”与“被侵略者悲鸣”的固有叙事框架,以全新视角去理解世界。

生活物语

村居·咖啡

叶永雄

人到中年,心神常年紧绷。日复一日,职场劳碌与家庭琐事层层交织,循环往复。清晨醒来,满身疲惫,心绪郁结,如同被薄雾笼罩,难得安宁。

这一夜睡得浅,天未大亮便早早清醒。沉沉倦意压在身上,提不起半点兴致。呆坐桌前,目光落在一袋咖啡粉上,是同乡老友先前相赠,包装朴素简约。平日里我对咖啡本无苛求,大多喝市面速溶与成品咖啡。这天便随手舀取少许,冲上热水,只想借一杯清苦,驱散晨间困顿。

不想想沸水注入杯中,水与豆粉相融,醇厚的焙香缓缓漾开,盈满整个房间。这是量产商业咖啡无法复刻的香气。我由浅嗅至深吸,馥郁香气涌入胸腔,郁结的心绪竟渐渐舒展。捧住温热杯盏,小口细品,口感踏实温润,没有市面饮品靠甜腻遮掩缺陷的刻意,也无速溶咖啡单薄刺鼻的焦涩。初入口一抹轻酸转瞬掠过,并不尖锐,恰好唤醒味蕾;随之花果甜香缓缓浮现,尾调是沉稳烘焙带出的坚果甘香,层次次第舒展,余味悠然。

茶予人清宁,酒引人慵懒。唯有咖啡的滋味叩击心绪,教人神思清朗。

啡香漫溢,疲惫与紧绷,慢慢被抚平,纷乱心绪归于沉静,我安然接住这份不期而遇的慰藉。

我向友人打听豆子来历,得知这款咖啡并未批量铺货,只在小众爱好者间流传,风味独特,性价比高。更令我意外的是,它竟出自家乡几名年轻人之手。他们亲选生豆、精细加工,摒弃流水线千篇一律的速成口感,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打磨独树一帜的风味。

这番交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在处处追求效率与收益的当下,难得还有一群人不为浮躁裹挟,守住本心。我决定回乡一探究竟,顺便购置些咖啡豆。

假日归乡,辗转寻访,终于在乡郊找到友人所说的咖啡工作坊。工坊由村屋改造而成,朴素清雅,不见过度商业化的浮夸喧嚣。前厅可供闲坐品饮、挑选豆品,空气里萦绕着现磨咖啡独有的香气;内侧以玻璃隔出操作区,来客能清晰看见咖啡豆蜕变的全过程。我择位落座,点上一杯咖啡,静静观望。

工坊内,几名年轻人从容有序地劳作。有人俯身仔细拣除瑕疵豆粒;有人守着烘焙滚筒,紧盯温度变化,适时取样观察豆色;还有人调试磨豆机,校准刻度,为杯测作准备。忙碌时专心投入,闲顿时说笑打趣,笑语轻轻漫开,眼底始终透着鲜亮。轻柔古朴的乐声萦绕四周,时光仿佛也随之慢了下来。

木盘上铺放着烘好的咖啡豆,我这时才发觉,咖啡豆未必是纯黑的——此前竟一直被连锁店里的咖啡豆误导。眼前豆子是温润的棕褐色,并非浓重黝黑。好豆原不必烘得焦黑,火候恰到好处,方能留住豆子本身的果香与清甜。一颗颗生豆,缓缓褪去青涩,在不急不缓之间,留住时光沉淀下来的风味。

我静静凝望许久,思绪起伏,不觉杯中的咖啡已然凉透。一名满身朝气的小伙子缓步上前:“先生,您的咖啡凉了,放凉容易变酸发苦,我帮您换一杯吧。”

我笑着摆手,随口问道:“有意思,你们工坊怎么放古乐?”

小伙微微一笑,带着几分打趣:“豆子大多是外来的,性子有点野,放点古乐,陶冶一下它的性情。”

我含笑回应:“这话有趣,难怪你们咖啡做得这般好,我很喜欢。”

小伙淡淡颌首:“多谢认可,有需要随时唤我。”

我留在原位,慢慢喝完这杯凉透的咖啡,任由酸苦在口腔漫开,坦然接纳这份本真的滋味。

窗外暮色缓缓漫过村间街巷,已是辞别之时。我拎上新买的咖啡豆,推开工坊大门,心满意足地迈步离开。

我没有立刻叫车,而是沿着路边漫步而行。我已许久不曾这般松弛自在。晚风徐徐拂面,工坊里的画面在脑海中不时浮现,思绪轻轻翻涌,消散于晚风。待到夜色铺展,街灯次第亮起,我才驻足,叫车踏上归途。

回家后,我特意添置了一套手冲器具,试着亲手冲煮咖啡。磨豆、控温、注水、计时,动作虽生涩笨拙,我却全然沉浸其中,静心体会这份专注。似有所悟间,冲出了属于我的第一杯咖啡。

捧着这杯温热咖啡,我慢慢品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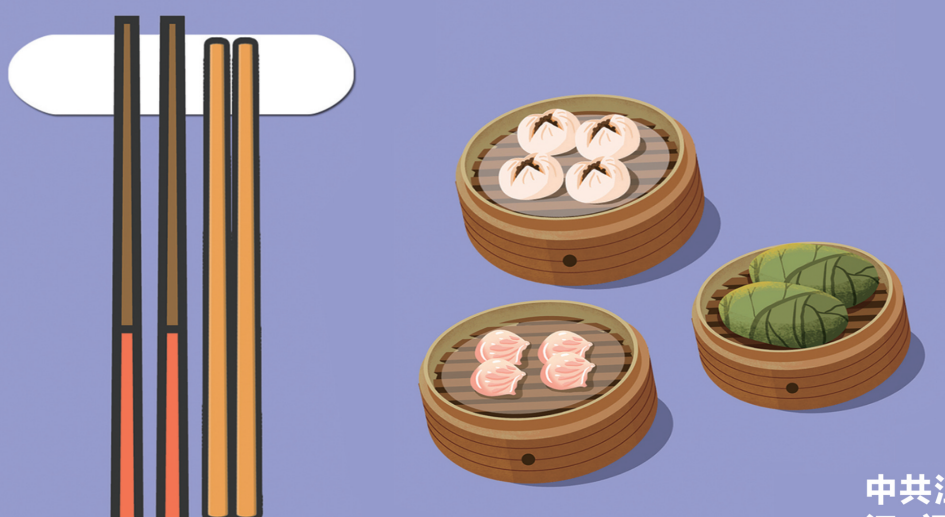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 门 市 文 明 办